

郑兴杰为失明老人黄桂莲喂饭。
海南日报记者张杰摄



志愿痴人 郑兴杰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张杰 南海网记者 罗佳

他,年方三十有三,粉丝甚众。毕业于国内名牌大学后,他远离世俗地幸福着;没有“体面”地工作着;10年来因为热衷爱心志愿活动,甚至无力向家里交过一次伙食费。

正是在这10年里,他通过网络平台召集成立了民间公益组织,以个人的力量全心投入志愿爱心公益事业。团省委有关负责人称他是“志愿狂人”;粉丝们公认他为“精神上的千万富翁”;而“大好人龙哥哥”是残疾孩子和孤寡老人对他的恩称……他,就是志愿海南爱心社的社长郑兴杰。

郑兴杰是谁?提到他的真名其实知者甚少,但一提起“龙哥哥@#@”这一骨灰级的网络大虾,海南的网友乃至天涯社区遍布大江南北的网友,则是如雷贯耳。这位网络大虾,正是志愿海南爱心社社长郑兴杰。

**“认识我的依们后,
我才真正知道了什么叫幸福!”**

5月17日,一早起来,郑兴杰就和志愿者杨利相约上街买糕点和水果、饮料。他们相约一起去福利院看望残疾老人黄桂莲,陪她聊天过周末。

这一天正是全国助残日,但看望残疾老人,并非郑兴杰的应景之举。黄桂莲3岁眼残失明,并从广东流浪到海口,在解放西某社区落脚艰苦生活。直到三年前,在郑兴杰及其志愿海南爱心社志愿者们的帮助下,老人才住进福利院过上

了舒心的生活。每逢过年过节,郑兴杰及其同伴都会去看望、陪伴她。

“我的依(方言,对孩子的亲昵称呼)啊,你来了,太好了!”老人办事认人全凭听觉和感觉,郑兴杰的到来,让她高兴异常。福利院里的树荫下,黄桂莲拉着郑兴杰的手,不停地说说说那。郑兴杰静静地听着,不时点头并轻声应和,宛如婆媳般亲密。

“认识我的依们后,我才真正知道了什么叫幸福!”黄桂莲感慨着,几年来,她的“依”们经常给她送油送米送菜,陪她谈心。去年中秋节,有个女贼冒充爱心社志愿者上门看望老人,趁其不备,割破老人口袋偷走了500块钱。在北京奥运会做志愿者的郑兴杰回来得知此事后,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跟老人撒了个谎,说是小偷抓到了,并塞给了老人500块钱。老人硬是不要,她说凭感觉就知道,那个小偷绝对不是爱心社的志愿者。

“撒谎”不成,郑兴杰便筹集资金1000元买材料修葺老人漏雨的屋顶。他说,“老人靠听觉生活,屋里漏水滴在桶里的声音会影响她的听力。”

“阿婆,先趁热把饭吃了再聊吧,我来喂你。”郑兴杰给老人端来了饭菜。透过树叶,阳光照在老人饱经沧桑的脸上,老人张大掉光了牙齿的嘴巴,嘴角满是笑意。老人幸福地记得,去年春节,爱心社的志愿者开车将老人们接到酒店,吃了个有意义的年夜饭。她牙不好,郑兴杰就将肉撕成肉丝,慢慢喂给她,还给她送了一顶保暖帽子。她感动得老泪纵横,把帽子当宝贝一样藏着。

**“在这些残疾孩子的眼中,
他就像爸爸一样”**

“郑社长,孩子们看《印象·海南岛》后特别开心,要我打电话感谢龙哥哥你啊!”来电者是海南省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何瑞金。

几天前,郑兴杰和同伴们经策划,以环保和爱心为主题,组织了“重走火炬路圣火耀神州”火炬传递周年庆典活动,几经谈判,他们硬是从有关单位争取到了130张《印象·海南岛》门票,让省特殊教育学校的几十名师生得以和奥运火炬手们,共同欣赏了《印象·海南岛》的精彩演出。“孩子们异常兴奋,这对他们来说太珍贵了!”在电话里,何瑞金副校长再三感激。

2006年底,海南日报一篇题为《盲童期待“爱心旧挂历”》的文章,让郑兴杰与省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结缘。当时,因盲文纸贵,该校盲童希望社会各界捐助旧挂历,以用于习字算术。看到报道后,郑兴杰发动志愿海南爱心社的志愿者,短短几天,为特殊学校的孩子们收集到300多本挂历。

给孩子们送挂历的那天,郑兴杰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。孩子们的乐观与自信深深打动了。此后,郑兴杰成了学校里的常客,在各种公益活动中,总会想到这些残疾的孩子们。

“他们的到来让孩子们感受到极大的快乐,在这些残疾孩子们的眼中,郑兴杰就像他们的爸爸一样。”这位副校长这样感慨。

去年3月,郑兴杰和一些热心企业员工及其子女,看望省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。活动中,郑兴杰随机找了一名16岁的盲童女生,想通过触摸钞票技能的表演,赠送给她300元钱。可临走前,这名女生却委托老师把钱还了回来,她说:“目前我的姐姐帮我借到了学费,希望龙哥哥把这300元钱用到更需要帮助的人身上。”这名失去光明的女学生的话,令郑兴杰意外和感动。

**“他嘛……就是不顾自己不顾家庭,
只为社会做善事的好青年”**

做志愿者以来,郑兴杰缺席了家里好几个年的年夜饭。好几个春节,他是和智障孩子、孤寡老人、残疾儿童以及外来务工特困家庭子女一起过的。

“他嘛……就是一个只顾别人不顾自己不顾家庭只为社会做善事的好青年!”在海南日报记者的几番询问下,郑兴杰的六旬老父亲深深吸了一口烟,想了许久,对儿子做了这样的评价。老人说,尽管从小懂事,不让大人操心,但大学毕业以来,郑兴杰放弃了在广州优越的工作机会,回到海南一心投身于社会公益活动。看着儿子30有余,至今家未成,业未立,老父亲心生担忧。

“在家里,我给他起的绰号是‘听长’,他从不顶撞我们,但是同意不同意他都只是听着。”老父亲对记者“诉苦”,“其实他所做的那些公益活动,我们都很支持,甚至还给他买了车方便他做事。只是我认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,要持久地做善事,不仅需要团队的力量,也要可持续地发展,先把自己的事业做好了,才能更好地做更多的善事。”老父亲的话意味深长。

看着父母日渐苍老,作为家中独子,“听长”郑兴杰还是会认真咀嚼父亲的话。“我现在是身不由己。”郑兴杰的这个想法,曾一度让他的粉丝失望与伤感。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,郑兴杰用“骑虎难下”形容他面临的境况。

作为公益社团的负责人,郑兴杰一直想培养个接班人,但是他又很矛盾,因为爱心社社长是一个经常倒贴钱的岗位,他担心会“害”了别人。

作为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,他也渴望个人的幸福。“但总有一些力量推着你往前走,离不开!”郑兴杰说。“我不会拒绝人,尤其是对残疾人!”

熟知他的志愿者杨利说起郑兴杰:“他毕业于名牌大学,凭他的能力和多年来组织策划的经验,有一个稳定的职业、一份丰厚的收入不是问题。”可实际上,郑兴杰现在唯一的收入,是来自海口市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主任岗位的1000元月薪,这也只是一份没有编制的临时工。但是,令郑兴杰唯感愧疚的是,不仅不能从经济上对父母尽孝,很多时候,他还要靠家里提供经济支持。

**“我想多赚些钱,
像国外的慈善家一样……”**

志愿海南爱心社是一个民间自发的公益性组织。成立三年来,爱心社工作站遍布海南16个市县。爱心社的优秀公益项目先后被央视、上海东方卫视,以及海南各大媒体专程报道。郑兴杰也因此获得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、中国百优志愿者等荣誉。

“如果可以选择,你目前最想做的是做什么?”记者问。

“从商!”郑兴杰的回答再次让人意外。

“然后彻底脱身离开公益活动?”

“不可能!这辈子我都离不开爱心公益事业了!我只是想从商多赚些钱,然后像国外的慈善家一样,可以有更多的力量和时间投入到这里面去。”郑兴杰毫不犹豫。

“每个组织都有成长的困难和痛苦。志愿海南爱心社的社会品牌形成得很早,但品牌建立起来之后组织的系统性并没有跟上来,只能是边成长边痛苦。唯一能够采取的现实路径是,在目前的现实困境下,只有不断的将活动范围和参与的人群扩大,并周期性的为这些青年人寻找能够发挥他们激情的机会,才能保证这个团体生存下来。”

面对窘境,这位精神上的“千万富翁”,在网络上如此理性地写下了他目前的忧虑与思考。